

宋刊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三

本朝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

十四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字或作求朝直遙反下及

注同風疏

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刺之。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刺

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刺

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為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濡音儒洵徐音荀又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渝

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

疏

羔裘至不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裘皮為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

也彼服羔裘之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傳如濡至侯君。正義曰如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

如字。箋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視之論語云緇衣如字。箋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視之論語云緇衣

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釋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緣悅絹反。彼其之子邦

之司直

司主也。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子服羔裘皮為裘以豹皮為袖飾者其人

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祛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今

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衆眾意。晏於諫反衆衆意。晏於諫反衆衆意。彼其之子邦之彥兮。稱尺證反

疏

至彥兮。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裘皮為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為彥士兮刺今無此人。箋三德至衆意。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為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為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无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為德故也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彥兮亦謂朝臣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為彥是彥為衆意。傳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為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遵大路兮摻執子之

袂兮。遵循路道摻摻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摯持其袂而畱之。摻所覽反徐所斬反袂起居反又起據反袂也摯音覽袂面世反。無我惡兮

不逮故也。使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摯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逮於先君之道。疏遵大至

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摯執君子之衣袂兮君子若念我畱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畱兮我乃以莊公不逮於

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逮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畱子。傳遵循至袂袂。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

路通也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山音反聲訓為斂也操字舉此遵反聲訓為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袂為袂之末唐羔裘傳云

袂袂末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袂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遵大路兮

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傳逮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逮意之速。遵大路兮

摻執子之手兮。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醜兮不逮好也。疏傳醜棄。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

道使我然。醜本亦作款又作穀市由反或云鄭音為醜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疏之物故傳以為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

章故云顛亦
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說音悅下同好呼

報疏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

反疏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

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

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悅有德而故作序指

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也。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

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德辭未必爵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

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

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相警覺以風

與言不畱色也音妹警音景。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列反將翔將翔弋鳧與鴈開於政事則翔翔翼射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鴈

繳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畱於色夫妻同寢相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

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閒暇無事將翔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

待賓客爲飲酒之差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箋此夫至

畱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大號下傳言閒於政事習射待賓

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

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畱即是相警之義

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畱也。箋明星至色時。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

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箋弋繳至燕具。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矦矢弗

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矦矦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

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弋言加之與子宜之言宜有也箋云

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殺音爰本亦作肴。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偕音皆。

樂音洛下同。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賓主和樂無不安好。琴瑟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鴈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宜肴。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鴈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

截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藻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為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有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

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琕瑀之類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

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琕音居佩玉名瑀音禹石次玉也衡昌容反狀如牙。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問遺也箋云順謂與已和順。遺尹季反。

知子之好之知子至報之。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

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答之正為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雜佩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圭璧也琕佩玉名也瑀琕

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衡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衡牙亦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衡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珩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辭下云佩玉璜琕珩瑀瑀之類玉藻又云天

玼則珩玼與瑀皆是石次玉玼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琕瑀瑀之類玉藻又云天

玼則珩玼與瑀皆是石次玉玼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琕瑀瑀之類玉藻又云天

玼則珩玼與瑀皆是石次玉玼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琕瑀瑀之類玉藻又云天

玼則珩玼與瑀皆是石次玉玼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琕瑀瑀之類玉藻又云天

玼則珩玼與瑀皆是石次玉玼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琕瑀瑀之類玉藻又云天

玼則珩玼與瑀皆是石次玉玼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琕瑀瑀之類玉藻又云天

玼則珩玼與瑀皆是石次玉玼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琕瑀瑀之類玉藻又云天

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瑤玖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慈珩下有雙璚衡牙蟬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珩玖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箋贈送來之歡。○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卽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所陳非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非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傳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筭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遣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卽出已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

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太子音泰妻七

計反以女適人曰妻取疏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如字又促句反下注同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爲文故言鄭人既摠敘經意又申

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爲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

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

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

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

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

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荅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爲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爲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爲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始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美矣詩同舜尸順反

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將翔將翔佩玉瓊琚所以納閑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

長女都閑也箋云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洵恤旬反○疏○有女至且都○正義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

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翔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

○傳親迎至木槿○正義曰士昏禮云婿揖婦出門乃云婿御婦車授綬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檍木槿槿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

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槿一名日檍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傳都閑○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爲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

妖冶閑都亦以都爲閑也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行行道也英猶華也箋云女始乘車瑁御輪三周御者代瑁。瑁音細字書作瑁。將翔將翔

佩玉將將將將鳴玉而後行。將將七羊反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傳直專反。疏箋女始

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翔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

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然。蘇如字徐又音疎。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

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山有扶蘇隱有荷華與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隱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胥音疎又相如反菡本作畝又作荅戶感反菡本又作菡又作菡度不見子都乃見

狂且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子餘反注同好美色呼

報反下同睹都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隱中有荷華之草木生于山草生杜反本亦作覩疏於隱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

位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賂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隱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隱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隱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

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矣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

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渠其其華菡萏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

實蕙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為不宜也。箋興者至其所。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為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校童為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校童皆以為義嫌且亦為義故云且辭。醜人之至意同。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為言則是假外事為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觀美乃往觀惡與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之意與好色者同。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

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喬松在山上喻忽無

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不見子充乃見校童也箋云人之好忠良之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橋苦老反枯槁也。

人不往觀子充乃反往觀校童疏山有至校童。毛以為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校童有貌而無實。校古卯反。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

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在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校童昏之昭公言臣

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為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

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校童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

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喬松共文嫌為一木故云松木以明喬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薺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薺是龍紅一草而列名故云龍

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薺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為喻不取喬游為義。箋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

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為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喬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為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小臣言養

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為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

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為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

爲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箋人之至無實。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爲昭公故易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覩子充而覩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蔣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蔣他洛反倡昌亮反本又作唱注下同和胡卧反注下同。

同。蔣兮蔣兮風其吹女。興也蔣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

不然。稿。苦老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

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疏蔣兮至和女。毛以爲落葉謂之蔣詩人謂此蔣兮蔣兮汝之稱。長張丈反稱尺證反。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

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

謂之蔣此云蔣稿者謂枯稿乃落故箋云稿謂木葉是也木葉雖稿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

臣待君倡而後和也。傳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

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揔呼羣臣爲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

經倡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箋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

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爲

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

之刺其事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羣臣相謂之辭

故易。蔣兮蔣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漂匹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成也。要

蔣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權臣擅命祭仲專擅善戰反

疏

狡童二章章四句箋權臣至仲專

。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遂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云不與我言者

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憂懼不遑餐也。餐七丹反遑音皇暇也。

疏

至餐

兮。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為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今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傳昭公至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為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裏三十一

息兮

憂不能息也

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不與賢人共食祿。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入而無大國正之。褻起連反本

或作褻非說文云褻袴也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同更音庚

疏

褻裳二章章五句至正已。正義曰作褻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之之辭以國內有狂悖

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已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

已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已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狂童至正之。正義曰忽是莊公卅子於禮宜立非詩人

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思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

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 漆惠愛也漆水名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漆水往告難也。漆側巾反篡初患反揭欺例反又起列反難乃旦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鄉香亮反本亦作向。**狂童之狂也且**狂行童昏所化也箋

云狂童之人日為狂行故使疏子惠至也且。正義曰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我言此也。且子餘反下同

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裳涉漆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

之人日日益為此狂行也是為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傳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漆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箋子者至告難。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

己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

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可有親疏之

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為人為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恆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

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為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

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漆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箋言他至荆楚。

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東大國故箋舉以為言見子與他人之異有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

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

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為諸國不思正已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

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為篡故思大國正已耳。傳狂行童昏所化。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為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眾漸多所以益為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士事也箋云故以童名之也大國之卿當狂童之狂也且疏謂之為士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為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為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毛詩注疏按勘記四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補下行當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此卷誤脫

羔裘

如濡潤澤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釋文以如濡作音亦有如字此傳潤澤正謂裘之潤澤所以得如濡非訓濡為潤澤也正義所說

是矣定本失之也皇皇者華箋云如濡解澤也亦其證按裘不得云潤乃如潤耳潤澤正是濡訓定本是也

亦謂朝夕賢臣補夕當作多

遵大路

不寔故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故也一本作故今後好也亦爾考正義云我乃以莊公不逮於先君之道故也標起止云遵大至故也是正義本作也

寔市坎反

補案釋文按

說文參字山音反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字下有參字案所補是也山音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為參字作音也

閩本明監本

毛本山誤此

操字臬此遙反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遙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為臬字作音也此臬聲與上參聲皆二字連文

○女曰雞鳴

陳古意以刺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又云定本云古義無士字是正義本有士字也

箋德謂至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

作者案所改是也

璜圭璧也

補說文圭作半案半字是也

佩玉有衡牙

補禮記衡作衡

諸侯佩山元玉

明監本毛本同閩本諸作公案此公字用禮記文改也

此章非是異國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作必案所改非也非當作自

○有女同車

而忽不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取正義作娶取娶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序作娶誤采此添忽字亦誤采此也下箋鄭人刺忽不取齊女小字本相臺

本十行本皆不誤閩本

曰雍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鑑云始誤始考左傳是也

佩有琚瑀所以納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女曰雞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玼見上考女曰雞鳴傳云雞佩玼瑀瑀瑀衡牙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瑀以石次玉後引亡中有

牙及玼引玉藻瑀引列女傳瑀引此經唯瑀獨無所證故先引說文瑀以石次玉後引亡中有麻云貽我佩玖而云然則瑀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若此傳作瑀則傳自有

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為譬況矣作玖者是也

字書作瑀

補釋文按勘瑀作瑀瑀是瑀之別體小字本作瑀乃字有壞而改之

後世傳其道德也

小字本相臺本其道作道其考文古本同案道字在其上者是也釋文以傳道作音可證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在下又脫也字

此解

鏘鏘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及經皆作將將正義作鏘鏘易古字爲今字而說之也例見前庭燎正義作將將當是不知者依經注改之耳

○山有扶蘇

所美非美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是正義然字當是人字標起止云至美然後改也

扶蘇扶胥小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山有扶蘇下云扶蘇扶胥木也今考正義本亦然無小字也正義云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又云毛以下章云山有喬松是

木則扶蘇是木可知又云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皆不言小木至說鄭乃始云小木又云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較然有別可證唯云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有一小字乃後人用

經注本之有小字者誤添之耳段玉裁云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

七發許氏說文皆謂扶疏爲大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荷下華字衍也傳本許氏扶作扶古疏胥蘇通用

又錯見荷字解中正義云荷扶渠其華菡萏釋草文正無荷下華字是其本不誤。按非誤衍也說見鄭風清人
菡萏又作飲又作菡
補釋文按勘云盧本飲作

飲下菡字作舊云飲舊作飲據澤陂音義改舊舊作菡據爾雅音義改案所改是也集韻四十八感載蘭菡舊舊四形可證

所美非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作美案所改是也下文云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是其證

扶渠其其華菡萏

補衍一其字

醜人之

至意同

補毛本醜作箋案箋字是也

山有喬松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喬作橋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橋字是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橋苦老反枯槁也考正義本是橋字此經毛作橋

以爲喬之假借鄭亦作橋與毛字同但以爲槁之假借是其異耳釋文云毛作某鄭作某所謂某者指傳箋之義不以指經字之形經字之形毛鄭不容有異也箋云槁松在山上以爲假借

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也箋例每如此其釋文本亦作喬者乃依毛義改爲正字耳非毛鄭詩舊文也考文古本作喬采釋文亦作本

傳以喬松共文

凡正義說傳者例用喬十行本皆未誤此用毛義易字非正義本經作喬也

此章直名龍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不應言橋游也

今松言橋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橋作橋下明橋松喻無恩於大

臣明監本毛本皆作橋案橋字是也凡正義說箋者例用稿十行本多未誤唯不應言橋游也一字誤作橋耳

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案狂當作壯形近之譌

○捧兮

和者當汝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是字案所補是也

○褰裳

復思於鄭

補思當作歸

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齊晉本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下文云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

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是正義本當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

衛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

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可當何字誤是也

齊晉宋是諸夏大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是作衛案此非也

宋當作本詳見上

見子與他人之異有

補毛本有作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